

反下
正
勝
下音
踞
據
繖
繖蓋
亦作傘
上
蘇旱
反
錫杖
上
先
緯
經
緯

闍浮提界唯有釋種佛爲菩薩時射一由旬
又一拘樓舍釋摩南射一由旬最下手者不
減一拘樓舍當今吾子就外氏學即勑大臣
子弟侍從太子就釋摩南請受射法尔時諸
釋新造大堂共作重要先供養佛及諸弟子
然後我等乃處其中琉璃太子與其眷屬輒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和一

宋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一
道生譯

第三分之五衣法下

亦時舍夷國猶遵舊典不與一切異姓婚姻
波斯匿王貪其氏族自恃兵強遣使告言若
不與我婚當滅汝國諸釋共議當設何方免

王啓

彼克虐而不違我國之舊典僉曰正當簡一
好婢有姿色者極世莊嚴號曰釋種而以與
之如議即與波斯匿王備禮娉迎後生一男
顏貌殊絕勑諸相師依相立字諸相師言王
本以威而得其母依義應當字曰琉璃至年
八歲王欲教學作是念諸藝之中射爲最勝

入遊戲諸釋見之瞋忿罵言下駁婢子我不
以汝爲良福田云何出尊未入中坐而敢在
先琉璃太子即大忿恨勑一人言汝憶在心
我爲王時便以白我即便出去諸釋於後掘
去堂土更爲新地然後請佛及僧於中設食
演說妙法琉璃太子知射法已還舍衛城少
一年之中便紹王位先共學人皆居要職昔受
教臣便白王言王憶某時諸釋罵不王言我
即最四種兵往伐諸釋世尊聞之即於路側
坐無蔭舍夷樹下王遙見佛下車步進頭面
禮足白佛言出尊好樹甚多何故乃坐此無

墮樹下世尊若親族薩樂王知佛意愍念讚釋即迴軍還如是再反彼臣又復如前白王王便嚴駕往伐諸釋佛知諸釋宿對回避便止不出諸釋開琉璃王來伐其國亦嚴四兵出相御遙去一由旬以箭射之或從身穿中過或斷其髮鏹髮令盡鬚眉無餘及諸戰具

一時斷壞而不傷肉琉璃王問左右言諸釋去此近遠答言去此一由旬王大怖言軍鋒未交已尚如此若當相接吾軍敗矣不如反國固令爲幸時彼大臣白言釋種皆持五戒寧失身命終不害物王但進軍勿憂妻敗王即從之勑軍進前釋種還城閉門自守琉璃

和二

王遣使語言若即開門當有免者若吾攻得不放一人時目連聞琉璃王欲攻舍利白佛言願佛聽我化作鐵籠籠彼大城佛告目連汝雖有神力何能改此定報因緣佛以此義即說偈言

夫業若黑白 終不有腐敗 雖久要當至

速在現前受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臭能於是處 得免宿命殃 報應之所牽
無近遠幽深 自然趣其中 隨處無不定
余時諸釋見彼軍盛或言開門身全或言以死固守紛紜不定便共行籌以少從衆時魔波旬在開門衆中七反取籌開門籌多即便
開之琉璃王得城已宣令三軍一切釋種皆悉殺之若非釋種慎勿有害三億釋聞皆捉蘆出言我是提蘆釋毛門者信放令得去於是釋摩南到琉璃王所琉璃王以為外家公白言阿公欲求何願答言願莫復殺我諸親主言此不可得更求餘願又言願從我沒水至出於其中間聽諸釋出凡得出者不復殺之琉璃王作是念水底須臾何爲不可即便許之釋摩南便解頭沐沒以髮繫水中樹根遂不復出王憚其久使人入水看之見其已死髮繫樹根以此白王王便歎言乃能爲親不惜身命即宣令三軍若復有殺釋種者軍

和一

法罪之時諸比丘聞琉璃王誅殺舍夷國人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琉璃王愚癡却後七日當受害學人罪其眷屬大小亦俱併命琉璃王聞佛此教心念佛無空言餘苦尚可唯畏火燒即與眷屬乘船入阿夷河七日期至水忽暴漲於是覆沒一時死盡諸釋破滅之餘被剥赤肉到諸比丘所語言我是釋種世尊親族願乞少衣諸比丘不敢與作是念佛未聽我等與諸釋衣以是白佛佛言聽與復有五戒優婆塞被剥來至諸比丘所借衣諸比丘不敢借語言佛未聽我等借優婆塞衣以是白佛佛言聽借若還應取若不還則與

時跋難陀爲安居施故二處結安居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二處皆應各與半分時諸比丘在路行不收攝衣曳地行裂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余犯者突吉羅應作囊盛諸比丘依囊太長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今極長使前至齋後至腰諸比丘以貴價物作衣囊以是白

佛佛言不應余應用鹿物作有諸比丘在路行趣情人擔衣亦趣爲人擔或自失衣或失他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余若情人擔衣應先出示若爲人擔衣應出看之諸比丘盛衣囊中縫合其口欲取艱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余應作帶繫若非常須亦聽縫之諸比丘與欽婆羅劫貝衣各著一處生虫噉壞以是白佛佛言應以劫貝間欽婆羅然後用屈尸羅香那毗羅香青木香如是諸香辟蟲者著中諸比丘後取衣不復識以是白佛佛言應題名作懺若比丘舉衣經十二年不還取者集僧平價作四方借用彼比丘後還以四方僧物償若不受者善

時阿難得施衣不須爲舍利弗受即使一比丘持衣與之彼比丘作是念舍利弗幸多供養而我無衣我無衣作同意取即便著之後生疑以是白佛佛言彼雖爲受而未是已捨若於所與比丘作同意取受持非喜取受持

若於所受比丘作同意取受持是善取受持
阿難復得腰繩不須爲阿那律受亦使一比
丘持往語言此繩已屬阿那律彼比丘亦如
上念取後生疑以是白佛佛言彼言已屬阿
那律是爲已捨若於所與比丘作同意取受
持是善取受持若於能使比丘作同意取受

持非善取受持

時諸比丘不著襯身衣披僧被汙塗不淨爲
鼠嚙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犯者突吉羅
時六群比丘作襯身衣大小如僧祇支或如
泥洹僧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應三種作上
者從覆頭下至踝舒覆左手掩令等沒中者

從覆頭下至半脰舒覆左臂掩等至腕下者
從覆頭下至膝舒覆左臂掩等半肘諸比丘
不以襯身衣通覆右肩而通披僧被汙泥不
淨爲鼠所嚙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
有諸比丘受經時間訊和尚阿闍梨時披僧
被偏袒垂地或夜起行不能收攝亦委於地

泥土汙之以是白佛佛言受經時間訊應偏
袒舉使離地夜起時應收攝通披勿令汙泥
諸比丘著僧披裂不補治以是白佛佛言應
補治佛言若冬四月夏三月用者應治
有諸比丘於阿練若處住去時不舉僧卧具
致使爛壞以是白佛佛言應寄聚落中若無

和一

五

寄處應還作房主若有疑畏聚落人民皆悉

移去亦應運持至安隱處諸比丘不隨後視
臥具致有零落以是白佛佛言應隨後者既
到安隱處彼諸比丘不與房住亦不與房安
諸衣物以是白佛佛言皆應與之若先處不
復立應即在處用之若後還立應持餘者還

若已盡無餘彼處比丘應少多分與有諸比
丘以此房財具於彼房用諸房主譏呵言云
何以我房物於餘房用此則不與取也以是
白佛佛言不應尔有諸客比丘欲問訊師及
受經著住房財具至彼房房主比丘不聽以
是白佛佛言應先語本房比丘若聽者善若

不聽亦著持去苦於彼遠行應送還本房有諸比丘著僧衣入溫室及作食處入僧中食及左右便利烟熏汙泥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余有諸病比丘須著至諸處不敢以是白佛語病聽著至餘處但愛護之唯不得著大小便利

佛言病聽著至餘處但愛護之唯不得著大小便利

有比丘取覆塚衣塚主失衣借問誰取我覆塚衣有人答言諸比丘取便瞋呵言諸比丘語舊比丘亦如是

和一

六

時六群比丘著上下衣持廣五指衣片當三
袞而入聚落諸比丘見問言世尊不制不著
三衣不得入聚落耶六群即以衣片示言此
是我三衣諸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
儻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余不
荅言實余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不

應余犯者突吉羅從今聽作上中下三衣如
襯身衣量
有一住處僧得可分衣一比丘持至戒壇上
獨取受持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余犯者突吉
羅現在僧應分有一上座比丘與諸比丘遊
行人間其中有客有舊得可分衣少不足分

以是白佛佛言舊比丘應語客比丘言長老
此衣少不可分客比丘若言并持相與應取
若言乃至一縷亦不相與便應共分客比丘
語舊比丘亦如是

偷我先人衣諸長老比丘聞以是白佛佛言
不應取若聚落移去於後有去聽作糞掃衣
意取有諸比丘取神廟中幡蓋亦如是有諸
比丘往鬪戰處取死人衣軍人譏呵言此諸
比丘欲令我等多殺人諸長老比丘聞以是
白佛佛言不應余有諸比丘少知識欲鬪戰
處取死人衣不敢往以是白佛佛言聽軍人
去後取有諸白衣軍人去後收斂骨肉尸喪
見諸死屍悉被剥脫不可復識便譏呵言云
何比丘剥我親里衣若有衣者便應可識諸
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無人見時取王殺人
處取衣亦如是有諸比丘取死人衣不壞作

比丘衣畜諸白衣見言此是我親里衣便向
啼泣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速壞作比丘
衣畜苦鐵器應速用作大小鉢戶鉤諸所須
物有一家大富賊劫之不能盡持去留藏糞
掃中後還欲取盡日未敢進遙伺望之有比
丘拾糞掃衣到彼藏物處見衣角出便取之

賊遙語大德莫取我物遭劫家聞識是賊縛
送官中官即殺之賊被縛時作是語若比丘
不取我衣彼何由識我是爲比丘殺我非是
彼人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若舉時重不應
取有諸比丘街巷中視地而行諸白衣見或
言覓錢或言覓糞掃衣有一外道弟子以衣

和一

十一

裏錢著道中比丘見拾取便語衆人言諸比
丘果是覓錢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
街巷中裏物有一比丘爲衣故至塚間見一
新死女人頭前有函比丘謂是空函便取持
歸到所住處開視見有諸嚴身具不知云何
以是白佛佛言取時應先開視若不視取突

吉羅有諸比丘與外道共道行爲賊所殺比
丘便取其衣不壞色作比丘衣餘外道見之
言此是我親里衣諸比丘必殺而取諸比丘
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取若已取即應壞色作
比丘衣有諸比丘少欲知足不受他家施衣
諸居士作是議我等何方令彼比丘受我施

衣正當裂破火燒處處著街巷中伺其入聚
落時語言汝看左右所有所見取之即如議
作彼比丘見作是念我等不受家施衣必是
諸居士爲我等作此以是白佛佛言應作糞
掃想取有一比丘命過諸比丘仰著中庭不
以衣覆其身體男根脹起諸居士見譏呵言

沙門釋子不修梵行乃使男根如此之大諸
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即露應以衣覆犯
者突吉羅有一肥大比丘命過諸比丘舉著
生草上脂出流漫殺諸生草諸外道見譏呵
言沙門釋子自云慈念而今云何傷殺生命
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生物上應理

若火燒若著瓦上

有一比丘水所灑殺衣鉢掛著界內樹杖諸比丘見謂入僧界內應屬僧不敢取以是白佛佛言聽作糞掃衣取諸比丘不知有幾種糞掃衣以是白佛佛言糞掃衣有十種王受位時所棄故衣塚間衣覆塚衣巷中衣新嫁女所棄故衣女嫁時顯節潔衣產婦衣牛醫衣鼠齒衣火燒衣

時諸比丘著光色衣白衣譏呵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著光色衣犯者突吉羅有比丘畜不滿五肘雨浴衣以是白佛佛言雨浴衣不應減五肘犯者波逸提時諸居士於安居內爲

^{和一}^八

兒女剃頭故以衣施僧諸比丘受已欲迴爲安居施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尔此名隨事施現三僧應分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先所受三衣不捨更受餘衣以先所受衣淨施及施人後憶白佛佛言得名更受亦名淨施施人但不捨得突吉羅時諸比丘有尼薩耆衣末

悔過而爲火所燒水所灑賊所奪失壞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此即名捨但應作波逸提悔過時諸比丘畜衣不以淨施以是白佛佛言不應余犯者突吉羅有一住處衆僧得錦施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應受迴莊嚴塔若作塔用若僧用有一住處僧欲

分衣有少欲比丘不受分而須腰繩禪帶資渡水囊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與既與復索以是白佛佛言分物時應先問汝受分不若言受應等與若言須腰繩等應三分與一若復索不應與有一比丘有拘攝四方僧有僧伽梨欲賛之者比丘不敢與以是白佛佛

言聽易若拘攝價多應倍與比丘若僧伽梨價多比丘應倍與僧若貧無物可倍與僧而必是少欲知足亦聽與之餘衣亦如是時離婆多比丘苦腳冷從一婆羅門乞裹脚欽婆羅衣既乞生疑世尊制戒不聽我等從非親里乞衣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如是因緣

^{和一}^九

聽乞所應受持衣若護蹠衣護膝衣護頭衣
拭手面身體巾等時諸比丘於僧四方僧及
塔不同意人邊皆作同意取衣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尔於和尚阿闍梨同和尚阿闍梨若
弟子及諸同意人邊乃得作同意取有諸比
丘未命過處分物衣言我死後以此衣物施

某甲以此衣物作如是如是用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尔犯者突吉羅與不成與用不應用
時阿難當出入蘆夷力士家後往不在作同
意取責價劫貝尋生疑悔作是念佛未聽我
等於白衣作同意取衣以是白佛佛言亦聽
於白衣作同意取時諸比丘離兩浴衣不知
浴時著何衣以是白佛佛言有五因緣得
離兩浴衣不兩不疑雨不度水食病時作未
成有因緣得留僧伽梨兩時疑兩度水食病
時作未成有一住處僧欲分衣有客比丘來
諸比丘得分少不欲分以是白佛佛言乃至
得一腰繩直應分若少不足分應白二羯磨

與一無衣比丘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此僧
得衣若非衣今併與某甲比丘白如是大德
僧聽此僧得衣若非衣乃至若不忍說僧已
與某甲比丘衣竟僧忍嘿然故是事如是持
五分律第三分之六皮革法

佛在舍衛城余時摩訶迦旃延在阿濕波阿

雲頭國波樓多山中住彼國有長者名沙門
億耳信樂佛法常供給諸比丘見法得果受
三歸五戒恒入僧坊聽受法教時沙門億耳
屏處自念如佛所說在家眷著不能廣修梵
行出家無著猶如虛空我今何不於無爲法
中剃除鬚髮出家學道念已晨旦到迦旃延
所頭面禮足具宣所念欲求出家受具足戒
迦旃延言在家染著誠如汝言但出家苦節
淨修梵行獨坐樹下當應一食汝本富樂此
事甚難億耳聞已便歸其家如是至三見其
意至便與出家彼國無有十衆作沙彌經歷
六年迦旃延乃以神通力於餘國集十衆授

和

具足戒億耳受戒已念言我聞如來應供等
正覺而未奉見今當往詣問訊世尊念已到
迦旃延所頓面禮足白求詣佛迦旃延言甚
善吾隨汝喜宜知是時可以吾名問訊世尊
復以五法白佛一阿濕波阿雲頭國無有十
衆億耳作沙彌經歷六年不得受具足戒迦

旃延以神通力於餘國集僧然後得受願出
尊聽此國不滿十衆得受具足戒又此國多

有沙石棘刺願聽此國比丘畜重底革屣又
此國皆以皮敷地作坐卧具願聽此比丘以
皮敷地又此國人日日洗浴願聽此國比丘
日日洗浴又有比丘寄衣與餘方比丘衣末

至有比丘語所與比丘比丘生疑恐犯長衣
願為除其此疑於是億耳受教而去既到佛
所誓言佛足宣和尚問訊佛語阿難汝為此
客比丘敷卧具阿難念言佛欲與此比丘共
宿故令我為敷卧具即於佛房而為敷之佛
與億耳共一房宿初夜中夜默然無言至後

夜時佛作是念此族姓子威儀調伏當令說
法便語言汝可說法億耳受教即說十六義
品經說已嘿然而住佛言善哉彼國人語皆
如此不答言有勝我者又問汝何以久住彼
國不來見我答言我早知欲見過患有因緣
故不得早來尔時世尊因說偈言

和一

十一

見世之過患 身自依法行 賢者不樂惡

爲惡不樂善

於是億耳作是念和尚勅我以五法白佛今
正是時便以白佛佛過夜已集比丘僧告億
耳汝可更說迦旃延白五法億耳即更說之
佛種種讚歎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

比丘從今聽阿濕波阿雲頭國及一切邊地
少比丘處持律五人授具足戒亦聽有沙石
棘刺之處著重底革屣亦聽有皮革處作皮
敷卧具亦聽有須浴處日日洗浴若比丘寄
衣與餘處比丘比丘雖先聞知衣未入手不
犯長衣

尔時諸比丘作種種形種種色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聽作異形異色革屣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作馬皮象皮人皮革屣以是白佛言不聽作若用人皮偷蘭遮若馬象皮突吉羅時跋難陀常出入一牧牛家著衣持鉢往到其舍彼有班色犢子跋難陀諦視生念

欲得此皮作敷具主人問言何故諦視此犢答言此犢班色可愛耐可作敷具彼即白言大德常料理我家豈惜一犢而不相與即於犢母前殺而與之跋難陀得已持還僧坊犢母隨後悲鳴逐之諸比丘問此牛何故悲鳴逐汝答言不知又問此牛逐汝不逐餘人云何不知乃具以事答諸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尔不答言實尔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不聽畜一切皮諸比丘後須小片皮而不敢用以是白佛佛言聽用小片皮作物有諸比丘從外還徒跣上僧卧具汙泥不淨以

是白佛佛言聽著出入革屣有老病比丘於恐怖處共伴道行遲不相及諸伴語大德速行勿使被剥答言我等老病不能行伴言此有象馬驢駱駝馳車牛可騎乘諸比丘不敢以是白佛佛言從今聽老病比丘騎但不得乘騎雌畜生有諸白衣以皮與施僧諸比丘和士三

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去皮以餘衣代有諸白衣以皮與別施上座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亦難私受去皮如上法諸上座老病比丘欲乘輶入聚落不敢乘以是白佛佛言聽不知使誰輶之以是白佛佛言使淨人輶有諸比丘於恐怖處欲度水無船有牧牛人驅牛度水語言可捉牛尾諸比丘不敢以是白佛佛言聽捉時六群比丘捉牛尾度水以手刺其瘡中以是白佛佛言不聽捉雌畜生尾度水有諸比丘欲度水亦無畜生可捉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言聽縛草木作筏自今聽諸比丘畜浮囊若羊皮若牛皮作僧及

四方僧皆應畜

佛在王舍城。尔時瓶沙王摩竭鶩伽二國有四萬二千聚落。彼諸豪傑無有不信佛法僧者。唯除瞻婆城中長者子名首樓那。其人大富。有二十億錢。時人號曰首樓那二十億。是人生便受樂。手脚柔軟。足下生毛。瓶沙王作

是念。我界內有二十億未信佛法。我當云何令彼信樂。我若自往。當大驚怖。若召之必生疑畏。正當通命。瞻婆城中六十家諸豪傑觀王子婚。因此相見。誨以道法。念已即便呼之。時諸親族皆白王言。二十億未曾履地。足下生毛。如人頂髮。不堪恭到。願王特賜停此一

和一

十三

人王言可。乘象馬車舉。答言其身極軟。亦不堪之。王言今王子婚必宜相見。聽沒親族盡自致。方親族共議。唯當鑿渠通船。日行數里。乃可不勞。恭王命耳。便共以此致之。到王舍城。親族白王二十億。今始得至。願聽如家法。王言家法云何。答言以衣敷地。行上舉之王。

言可。尔即勑爲敷。又爲敷細軟。衣爲座。令坐其上。王問言。汝足下實生毛。不答。言實尔大王。王言我欲見之。答言願使可信人看。王言我欲自見。答言願聽舒脚。王言可。尔即舒脚示王。果如所聞。光曜王目不得熟視。生希有心念。言我國乃生此大福德人。顧視左右先

有三人居士。并二十億爲四問。言汝各有幾財。得爲居士。第一人言我錢有十三億。第二人言我有十四億。第三人言我有十四億。又有一無價摩尼珠二十億。言我有二十億。復有五百摩尼珠。一摩尼寶牀。王問二十億汝所從得此。答言此實非父餘財。亦不營得。我

於高樓上眠覺。便在我前。王聞此語。倍生希有。復作是念。此人福德。唯佛當知。餘無能了。即便嚴駕出。詣佛所。頭面禮足。白佛言。世尊。乃可不勞。恭王命耳。便共以此致之。到王舍城。親族白王二十億。今始得至。願聽如家法來。佛言。此人先在忉利天。有五百天女。極相愛樂。後彼來生天女。皆念我等。天子今於何

生以天眼觀見生在此各持一摩尼珠及先所臥寶牀化令稱其今身耆前而去王聞佛說禮畢退還集瞻婆城六十豪傑語言我今令二十億爲彼城中最大居士汝等宗之復語二十億及六十人等我爲汝王以法治化已與汝等作現世利益今佛世尊在耆闍崛

山各可往彼求從世利受勑皆往時長老娑竭陀於山中盤石上經行諸居士到其所語言大德爲我白佛瞻婆城二十億及六十居士欲問訊世尊娑竭陀於盤石上居士前沒踊出佛前具以白佛佛言汝可先去於盤石上敷座吾得後往受教於佛前沒踊出盤石

和一

十四

衆居士前爲佛敷座佛以常威儀步行後至諸居士念言此比丘有大神力出沒盤石猶如入水咸共恭敬而慢世尊世尊既至就座而坐諸佛常法先使發歡喜心然後說法佛語娑竭陀汝起扇佛受教起扇須臾現種種神變如優爲迦葉還在佛前誓首禮足白佛

言佛是我大師我是佛弟子如是三返已後坐本位於是諸居士作是念弟子神力猶尚如是況於如來應供等正覺便迴心注仰佛爲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乃至苦集盡道皆於座上得法眼淨受三歸五戒二十億從座起跣足至佛前稽首作禮佛便微笑娑竭陀作是念佛何因緣突念已從座起偏袒右肩胡跪白佛今何因緣而發微笑佛語娑竭陀此二十億九十一劫來始今足蹈於地又間二十億何因緣九十一劫足不蹈地佛言過去世時有佛世尊出現於世名毗婆尸父王治城長十二由旬廣七由旬多諸人衆安隱

豐樂彼佛與大比丘僧六萬八千人俱皆是阿羅漢於彼止住其王日日請佛及僧於宮中食時大衆中有一人名修毗諒共衆人往詣王所白言王今作諸功德願聽我等亦得像之王言今佛僧衆有六萬八千人恐汝等不辨或更憚僧復白王言我自堪辦願必聽

許王言大善猶恐不辦勑作食如常彼若不足當以足之於是諸人設供過於王食如是多日王所作食竟不辦復設修毗賈次應設供使人掘路更以細軟土填香泥泥之兩邊豎八十寶柱以雜色摩尼珠置於柱頭懸雜色幡張雜色縵弥覆路上處處路上種種裝

於家敷六萬八千座一比丘坐一座各以五百金糞而供養之一一比丘施劫貝二張革屣一量復爲四方僧作房地敷卧具皆悉妙好余時修毗賈者今二十億是從是已後受天上人中福等無有異若今不見我者是猶不蹈地

時二十億胡跪白佛願聽出家受具足戒佛言父母聽汝未答言未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答言我當還家啓白父母佛言大善今正是時於是二十億禮佛足右達還瞻婆城白其母言我今欲出家學道母言止止何緣出家我唯有汝死尚不欲相離如何生離今

我財物珍寶奴婢田宅無有限數可恣意作福受五欲樂苦請至三然後聽許前禮母足右遶三匝還詣佛所頭面禮足跏趺白佛母已聽許願便與我出家受具足戒佛言比丘來出家受具足戒廣修梵行我善說法能盡苦原說是語時二十億鬚髮自墮僧伽梨著

身鉢盂在手出家不夕於尸陀林精進經行足傷血流烏隨啄吞二十億作是念佛弟子中精進無勝我者而今未得盡諸苦原我家幸多財寶亦可反俗快作功德佛知其念從耆闍崛山來下見烏啄吞其血問阿難何故有此血烏競啄之答言二十億於此經行足

傷血出世尊便往到其所問二十億汝寶作是念不答言實余世尊佛復語言我今問汝隨意答我汝在家時善彈琴不答言善又問琴弦急時聲調好不答言不好又問琴弦緩時聲調好不答言不好又問云何得好答曰不急不緩然後乃好佛言於我法中亦復如

是太緩太急何緣得道若精進處中不父盡
苦二十億聞佛說已即於經行處漏盡無餘
世尊以二十億足下傷破告諸比丘今聽二
十億著一重革屣二十億白佛言世尊我捨
二十億錢五百摩尼寶珠一摩尼寶牀二十
夫人無量殊女若著一重革屣人當譏我捨

如此財寶而猶貪受一重革屣世尊若聽一
切比丘著者我當著之佛便讚嘆少欲知足
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著
一重革屣

有諸比丘著兩重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聽
犯者突吉羅時六群比丘著革屣在和尚阿
闍梨前後經行有餘比丘亦皆効之諸比丘
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和尚阿闍梨前著革屣
犯者突吉羅有因緣於和尚阿闍梨前著革
屣無犯若地有棘刺若地有刺腳草若地有
沙石若病時若闇時諸比丘著金銀象牙
石屐諸居士見譏阿言此諸比丘如王大臣

常說少欲知足而今奢費無度無沙門行破
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從今不聽著
如上履犯者突吉羅

佛在毗舍離有一住處下濕著皮革屣臭爛
出生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諸比丘作婆
和一土

婆草迦尸草丈柔草鳩尸草等衆諸比丘著
水從下出漬脚以是白佛佛言聽用生皮底
下有諸比丘畜著木屐木屐於僧坊內行作
聲亂諸比丘坐禪復有一比丘著木屐下利
夜踏殺蛇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
諸比丘從今不聽著木屐木屐犯者突吉羅
聽於三處著非行來履大便處小便處洗手
脚處有諸比丘著兜羅貯革屣以是白佛佛
言不應尔犯者突吉羅有諸比丘革屣鼻破
脚指以是白佛佛言聽以軟物貯鼻有諸比
丘脚跟劈裂以是白佛佛言聽以熊膏塗熊
皮裹時畢陵伽婆蹉常一心行不覺跣脚指

破佛見之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著富羅
諸比丘作鞞大深諸居士譏呵言此比丘所
著富羅如我等鞞以是白佛佛言不應深作
鞞聽至踝上有諸比丘作鞞如靴諸居士譏
呵如上以是白佛佛言應開前有諸比丘著
盡革屣以是白佛佛言不應者犯者突吉羅

若得聽壞色著

時離婆多在陀婆國人間遊行遇寒雪腳凍
壞還到祇桓頭面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問言
脚何故不能行具以事答佛問彼國人頗有
所著不答言彼國人著富羅著屣佛種種讚
嘆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

應浣皮囊應及揩拭若淨勿復畜有諸阿練
若住處比丘畜皮敷具諸惡獸聞氣來殺諸
比丘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於阿練若處不
應畜皮囊具應持與聚落住處以藉幽梯道
有比丘在佛後刺刺脚不能行諸居士見語
言大德佛去已遠何不駛行答言刺刺我脚

和一

十六

不能行諸居士言能著鞞不比丘不敢著至
佛所白佛佛言聽著有比丘於塚間得革屣
復不敢取以是白佛佛言聽取有諸比丘得
種種形色種種皮革屣不敢取以是白佛佛
言除人馬象皮餘聽取壞本形色若形色不
可壞於僧坊內著不得出外有諸比丘得新
革屣不敢受以是白佛佛言聽受應令淨人
著行七步然後著之有諸比丘革屣富羅履
破壞不知令誰補治以是白佛佛言應借人
補治若無人比丘能自補亦聽聽畜大小錐
大小刀縫皮綻有諸比丘為破見比丘補治
革屣等物以是白佛佛言不應為如此人作

聽雪寒著之有諸比丘雪寒中行脚凍壞以
是白佛佛言聽用酥鹽熊膏塗以熊皮作靴
有諸比丘在道行不知用何物盛糧以是白
佛佛言聽用羊皮牛皮鹿皮及市劫貝作囊
有諸比丘以皮囊盛食汙泥白佛佛言應淨
浣諸比丘便浣皮囊爛壞重生白佛佛言不

應爲慚愧欲學戒者作諸比丘不知用何物
安皮作具以是白佛佛言聽反覆盛之

彌沙塞部五分律卷第二十

和一

五分律卷第二十二

和二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譯

第三分之七藥法

佛在王舍城尔時諸比丘得秋時病佛行房
見作是念世人以酥油蜜石蜜爲藥我今當
聽諸比丘服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言從今聽

陳氏譯

諸病比丘服四種藥酥油蜜石蜜諸比丘服
酥苦臭以是白佛佛言聽熱煎若自煎若使
人煎若無淨地聽非淨地煎諸比丘服酥區
逆欲吐以是白佛佛言聽以呵梨勒阿摩勒
果若蜜若蒜若麴諸所宜物敗口有一比丘
得熱病應服酥諸比丘爲乞不得而得乳以

是白佛佛言應使淨人作酥煎令熟作無食
氣受七日服有一比丘得風病應服油諸比
丘爲乞不得而得油麻以是白佛佛言應使
淨人作油作無食氣受七日服有一比丘得
熱病應服石蜜諸比丘爲乞不得而得甘蔗
以是白佛佛言應使淨人作石蜜作無食氣

受七日服諸比丘不知幾時應熟以是白佛
佛言以杓舉寫相續不斷爲熟有諸比丘得
風病應服牛驢駝鷄脂諸比丘爲乞不得
而得四種肥肉以是白佛佛言應使淨人煮
接取膏更煎若時煮時煎時瀝非時受不得
經宿服若時煮時煎時瀝時受得七日服有

諸比丘得秋時病應服根藥以是白佛佛言
一切根藥聽服果藥亦如是有諸比丘得秋
時病應服草藥以是白佛佛言聽一切草藥
聽服有比丘風病應取汗以是白佛佛言聽
取有比丘風病應服赤白諸鹽以是白佛佛
言聽服有比丘風病應合和小便油灰苦酒